DOCUMENT RESUME

ED 393 299 FL 023 594

AUTHOR Chang, Shirley
TITLE What Should American-Born Chinese Children Learn?
PUB DATE Nov 95
NOTE 6p.
PUB TYPE Viewpoints (Opinion/Position Papers, Essays, etc.) (120)
LANGUAGE Chinese

EDRS PRICE MF01/PC01 Plus Postage.
DESCRIPTORS *Chinese; *Chinese Americans; *Cultural Awareness;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Native Language Instruction; Poetry;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both students with Chinese background and students with non-Chinese background. It is suggested that students with a Chinese background be separated from those without a Chinese background in order not to discourage the latter group from studying Chinese. Chinese background students should be taught Chinese language in a cultural context and not the language alone.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use of appropriate teaching materials. Among the materials that are not suitable are official documents, humorous works, or classics, like poetry from the Sung and Tang Dynasties. In general, Chinese poetry is not recommended for language teaching. What is suitable is "modern Chinese." Modern Chinese refers to the language of the common people, or "baihuawen" introduced after May 4th, 1919. Essays in this category would be a good source of teaching material, especially those that use the first person in writing and talk about ordinary things, without criticism or controversy. The "text" itself should be the focus in teaching and not the various "contexts," or what is surrounding or implied in the text. (WW)

****
* Reproductions supplied by EDRS are the best that can be made *
* from the original document. *
****

有中文背景的華裔子弟應該學什麽

張雪嫊

WHAT SHOULD AMERICAN-BORN CHINESE CHILDREN LEARN?

Shirley Chang

ED 393 299

語言教學在近年來有許多新的趨勢和爭議，有人覺得不同的教材教出來的學生完全不一樣，而各校的教學方針又多半和他們本系內的要求有關。也就是說，一個以研究爲目標的中文課程就不可能跟一個只要訓練大學部低年級學生的課程一樣。有專家認爲也許應該有一個“一致”的共通處，有專家認爲没有必要找一個統一的教程。强調語言功能的學者認爲許多教材教了以后，學生只記住了那個作者的話，說出來的話都一樣，但是没有能力在實際的語言環境中“生存”。于是各派都爲自己的學理著書立說，可以說相當熱鬧。

這些語言教學界的學派之爭，很巧妙的，跟我們所要討論的這些所謂“有中文背景的華裔子弟”并没有直接的關系。怎麽說呢?他們既是在中國家庭里長大，最基本的語言，也就是和“生存”有關的語言恐怕就是不能說得太好，至少也聽家長說過，也能用他們的智力在不同的環境里反應。所以大概不用在課堂里用大量的時間去學習怎麽生存。我再說明一下，這里談的只是有中文背景的華裔子弟，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問題;没有中文背景的華裔還是白種人黑種人全部不在考慮範圍之內。我的意思是，要一個白人學一學菜譜做一做中國菜可能很有意義，但是要一個可能根本是在中國城長大的孩子花錢花時間在教室里學這個，大家想一想，他可能從高中就在中國餐館里做“收銀”（廣東話的host, hostess），那你說是不是有一點冤枉?

我個人覺得，首先，把有中文背景的華裔子弟和完全没有的學生分開是一個非常高明也必須的辦法。理由非常明顯，最簡單的一個就是白人學生都嚇跑了。變成了反方向的種族歧視。當然這些情況都是在低年級，也就是這些華裔子弟還有一些“老本兒”可用的時候。我相信大家都有這種感覺，真正上到三四年級，念得好的，作文寫出來有一點深度的恐怕還多半是非華裔的研究生。這不是很有趣的現象嗎?就是因爲這樣，我們更不能因爲在低年級的時候把可能學好中文的“非華裔”學生都嚇跑，也不能讓這些有一點基本語言能力，但是不見得有很高明的“思辨”能力的年輕華裔子弟交了學費來混學分，結果可能没學到什麽，到了高年級反而不學了，或者是也學不好。我覺得這樣也很對不起他們。尤其是很多學校爲了多收學生，盡量的用各種辦法給學生 easy credit ，他們覺得是占了便宜，其實再想一想，如果真的是學生也

FL023594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
This document has been reproduced as received from th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originating it.
☐ Minor changes have been made to improve reproduction quality.
• Points of view or opinions stated in this document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official OERI position or policy.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THIS MATERIAL HAS BEEN GRANTED BY
Shirley Chang
TO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

BEST COPY AVAILABLE

混，老師也輕松，這不也是很自欺欺人的辦法嗎?而問題是教這些人并不輕松，因爲書上的他們都會了，那教什麽?這就是我想向大家討教的問題。

周老師說過一句話: “不要高估學生的語言能力，不要低估學生的思辨能力”，我個人一直覺得這句話極有學問也貼切，用在白人學生身上，特別是研究生身上，特別適用。就是因爲這樣，在訓練“非華裔，没有中文背景”的學生時，我們要發展他們的語言能力。反過來看這些十七八歲的中國孩子，有的是父母從中國來的，有的是父母從台灣來的，有的是父母從台灣來的，但是本來又是從大陸來的，有的是父母從香港來的，有的根本就是“小留學生”，可能是小學三四年級才從大陸或者台灣或者世界上什麽國家來的。他們的語言能力是有，當然并不是說他們的發音都可以接受，大家都知道他們的發音可能更需要糾正、更難糾正，但是他們顯然在低年級的時候可以騰出很多時間來學一些除了基本語法和基本語言之外的東西。也就是說，"不要高估學生的語言能力，不要低估學生的思辨能力”正好可以反過來: “不要高估他們的思辨能力，不要低估他們的語言能力”，我想這句話有一次梁新欣老師說過，我聽的時候覺得真是心有戚戚焉。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接受這個看法，我們大概可以想一想怎麽訓練他們的思辨能力，反正他們到了高年級跟非華裔學生的水平也就不相上下，不如讓他們在接受正規語法訓練和發音訓練之外，念一些更合適的文章,也多寫一些作文。

學什麽?念什麽教材?這是我們最困惑的問題。首先我想這些十七八歲的孩子願意來上中文課，還是因爲他們想了解一點中國文化。這樣說并不是唱高調，雖然是 easy credit ，他要是不想學，他還是大可不學，多的是中國孩子巴不得離中國東西越遠越好。更何況他們還是一樣的得記生詞，寫字, 恐怕是他們最頭痛的事情。上一次我參加了一個中國學生的中秋晚會，他們靜靜的聽一個同學用英文講嫦娥奔月的故事，聽得出神。就那麽一個簡簡單單的民間故事他們都覺得是一點屬于他們的，屬于他們父母,祖父母的傳統的那麽一點什麽，恐怕得說是“文化”吧。我看了挺感動，當然我這個人本來就容易感動，也没什麽。但是這讓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其實是一個一直想不出答案的問題: 中國文化是什麽?什麽能代表中國文化?介紹什麽中國文化?當然我們一直强調教中文是教語言，不是教文化或者教歷史，但是現在我們的對象是這些已經有語言知識的華裔子弟，恐怕不能不面對介紹文化的問題。介紹什麽文化呢?我本來一直覺得根本不可能有一個答案。文化有精致文化有民間俗文化，有文

革時期的毛主席文化，有台灣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文化，還有香港的武俠連續劇文化。文化有魏晉的曠達，有漢唐的光輝，有晚明的色情，還有中國近百年來的屈辱。這些話是有點離題，但是每當我聽到有人提倡把某一個地方的俏皮話當做語言教材，或者是教語言的時候應該教怎麼和中國人應對，在什麼場合應該說什麼話，或者根本就是教一教在跟中國人打交道的時候應該注意哪些所謂的 cultural context 之類的言論的時候，我總想問他：你的所謂文化有多大的權威性？你的所謂 cultural context 是不是適用于每一個中國人居住的地方？這個要求當然太嚴格，但是我想這是必須考慮的問題。我想提出一個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起一個開頭的作用，就是我們不妨找一些所謂“恒常”的東西來作爲教材考慮的範圍。所謂“恒常”就是經過時間的流失而仍然有它的價值，經久不變的一些文化中的素質。這個“恒常”無疑是相對于“無常”。而我覺得無常的是一些在某一個特定時段中有意義，甚且是非常響亮，但是一旦過了那個歷史時段就不再有它的恒久性，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并不是不重要，比方說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在當時是一個轉捩點，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不見得是一個最優秀的文學作品，而只是具有特定時代意義的標志。同樣的，台灣七十年代年輕人中流行的俏皮話“鮮”（表示有意思）、“菜”（表示很不好），以至大陸流行的“坎大山”、“蓋了帽了”恐怕都不必當作語言教材，我的意思是，一切所謂的 context （語言的情況），大可把它歸位，就是歸回它的 context 里去，不能變成我們的 text 。這個 text 必須是一些在語言上能够有恒常性，爲大家所共同認可，至少是有它的真實性的。

我提出所謂的真實性是因爲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這種感覺，有時候你聽一個美國教育體制里的所謂高層人物談話的時候，他說了一大套，你聽來聽去覺得恐怕只有一句話。因爲他套用太多所謂高級語言的辭藻，也就是我們說的“官方話”吧。同樣的，在中文里我們也會看到聽到許多言論，不管是誰說的寫的，都差不多，其實根本換一個人名就可以了。因爲他們用的是同一個架構里的同樣的詞彙理論基礎，所以，不管你談什麼問題，只要往框框里一放，就象化學公式一樣就出來了。我這樣說一定會引起很多人不滿，但是我想如果我們能够正視這一個問題，就可以在編教材的時候避免把同樣的思想架構，透過給學生的語言材料强加在他們身上。如果我們能够接受一種觀念，那就是語言有的時候是可以限制一個人的思想的，（當然這個問題自然有專家討論，不是我可以多說的）那麼在訓練一些中國的新生代，這些父母選擇了移民來找

尋一個新的生活方式的子弟的時候，也許應該把就是中國或者台灣本地的中國人都明白的語言障礙，那些不必要的官方話、假話、空話，更可怕的是那些空泛或者僵化的語言背后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態度教給他們。我的意思并不是那些不重要，而是，這些語言的 context 他們自己在進入了中國語言環境的染缸里之后自然就會學會，大可不必把這些當做"範本"來教。

不教官樣文章、不教俏皮話、教什麼呢?總不能把《詩經》、《楚辭》、唐詩、宋詞這些"恒常"的文學作品當做語言來教吧?當然不啦。這些文學經典他們可以在文學課里念，也可以在文言文課里學。 Modern Chinese 教的就是五四以后的白話文。既是白話文就是用白話寫的簡單明白的文章。當然這只是說文章的文字方面，內容方面先不管。我想現在各校的教材基本上都符合了這個最基本的要求。既然是針對這些有語言背景又需要增加文化知識，也得接受思辨能力訓練的華裔子弟，我想首先我們可以提供一些教材，內容是環繞着他們特殊的生活經驗的課文。本來中文就是一個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說的語言，不一定課文的背景必須在北京，或者在台北，就可以是一個華裔子弟在美國的生活。但是除了環繞生活的語言之外,這些其實他們也會了，更重要的問題是語言背后的思想是什麼。除了一些引起爭議的問題，可以討論的問題之外，爲了避免學生學了一種教材以后，說的話常常就是那個作者的話，要不然就是反對那個作者的話，我想提出一個想法供大家參考。其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就是提出了"個人主義"，因爲是個人主義，所以說的是自己想的，是主觀的而不是套用理論、套用思想框架的。不管這個主觀的想法對不對，其實對不對也沒什麼關系，至少這種文字是真實的、自己的、直接的。因爲是自己的就必須對自己說的話負責，這說起來好象是天下最簡單的道理，但是我却認爲這是目前中國文字世界中還可以加强的。我們的文字語言中有太多的八股，政治八股、文藝八股,自己八股也就算了，還拿這些去教還很純潔的孩子，我覺得有點對不起良心。我想在新文化運動的傳統里，詩歌、小說和戲劇，大家多半認爲不太適合做語言教材。理由很簡單，學了詩不但用不到，而且詩的語言常常不通，自然不能當範文。那麼小說呢?我想小說的好處是學習對話，學習生動的語言;戲劇恐怕也是的。我想在高年級,小說和戲劇，只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好作品，自然有它做爲教材的價值。但是問題是除了學習語言和純欣賞之外，我們只能教他們寫一些感想什麼的，并没有達到寫作範文的目的。再回到五四的傳統，我想五四以后的散文似乎被大家忽視了。五四以后的白話散文中

倒是頗有一些排除八股獨抒性靈的文章，這種文章以“我”開始，以“我”結尾，寫身邊瑣事，寫對人事的感想，不爭論、不罵人，我想倒是很可以介紹給這些華裔子弟，甚至是一般學中文的人的。這種個人風格重的文章好處是言之有物，而且這個“物”是身邊實實在在的物，不必是太高架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年輕的孩子可以念了以后就寫一篇他自己的文章，平平實實、純純樸樸的，不需要國家民族大計、不需要背負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包袱、更不需要對自己是一個“美國人”而感到在所謂“真正的中國人”（大概是說真正從中國來的人）面前覺得抬不起頭來。我想，教這些華裔子弟一些用簡易的白話文寫的東西，也許是他們身邊的事物、也許是中國文化中一些具有恒常價值的東西，比方說用白話文寫的歷代思想家介紹、廣爲人知的民間故事、五四時期新舊交替對傳統的反思，都可以。

我想這群華裔子弟真的還就是爲了“尋根”來學中文，也許他們念了兩年就不念了，把更難的留給非華裔學生將來去當漢學家了。在這短期中我們讓他們學什麼“根”呢？我想還是回到主題，讓他們學一些恒常不變的 text ，把 context 留給他們自己去摸索，或者留給專家去作更重要的學術貢獻。而這個 text 中又不妨强調一個實實在在的自我。自我好不好没關系，只要是真實的自我就可以。很多人選擇了移民就是爲了逃離原先居留地的某些缺憾，爲人民服務的人，不管是效忠哪個主義，既然移民到了美國，大概不需要再把制造政治神話的語言帶到美國來，而在美國長大的孩子也不需要因爲没有經歷苦難的文化大革命就覺得自己不了解或者不配是中國人。當然這些情況可能還没有發生，那最好，最好永遠不要發生。要不是因爲有一些父母寧可離鄉背井追求個人幸福，根本不會有這一群華裔子弟，所以我想，就讓他們做美國人，把“中國”落實到一個具有恒常性的 text 里面來，不是白人眼中的 exotic ，但也不必是真正中國現實世界中的百態，那些千奇百怪的 context ，讓他們自己去發現好了。